

粵雅堂叢書

粵雅堂叢書

五代詩話二卷 中朝

新城王士正原編

晉安鄭方坤刪補

司空圖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云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
喻多矣而愚以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
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
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
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者

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邁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澁方可置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得於春早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思足花落夢無聊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

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
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風和
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鷗聲帶晚饑得於
喪亂則有驂騑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
魅棘林幽得於道宮則有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
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
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
得於郊園則有遠坡春旱慘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
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苑

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
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
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劒乍如添健
僕亾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闌花韻午
晴初又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五更惆悵
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
殷勤元昨日旁午又明年皆不拘一槩也蓋絕句之作
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
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及儻復以全美爲上卽

知味外旨矣

補唐詩
紀事

與王駕評詩云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
俟推於其類而後神躍而色揚今之贊藝者反是若卽
醫而靳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爲率人
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
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主上
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
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奩若清沅之貫達大厯十
數公抑又其次焉元白力勅而炁孱乃都市豪估耳劉

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
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愈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
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閒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
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尙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
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尙累百篇其勤
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劖作者之
肝脾亦當吾言之無忤也

補唐詩
紀事

唐司空圖一鳴集十卷雜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
云所撰蜜史別編又有絕麟集述亦其自著也其與王

駕論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
宏肆於李杜右丞蘇州趣味澄曩如清沆之貫達大厯
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又
與李生論詩曰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
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酸鹹之
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
中豈妨於適舉哉晚唐詩以表聖爲冠觀此二書持論
可見其所詣矣

補池北
偶談

王禹偁五代史缺文云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有俊才

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
鄙之從事使府泊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
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
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
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
京師圖旣負才慢世謂己當爲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
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
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禎貽谿之上結茅屋命
曰休休亭嘗自爲亭記云云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

文采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尙書郎出爲絳州刺史
以文謁之大爲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
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旣渡江
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
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
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
命黜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
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
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

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
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
朝參此豈有意干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
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
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
獲免者甚眾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
璨所沮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尙書召辭以老病
卒時年八十餘又案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曉張策
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

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
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裴
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嶽之闕門大順中圖以一絕紀
之云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聲石闕莫教苔
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題休休亭之楹曰咄諾休休休
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閒處著休休休莫
莫莫一局碁一爐藥天意時情且料度白日偏催人快
活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苦莫柳璨爲
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

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
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畧曰旣養高以傲世類移山
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仕非顯於食祿匪夷匪惠特忘
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
辭乃璨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疎譽之惟僧虛中云道
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
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掛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

補唐詩

紀事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咄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豆

粥咄嗟而辨爲誤以啫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啫爲嗟古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

爾補石林詩話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

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

補香祖筆記

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於政
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書之
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樹
人在木蘭舟以爲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
更幽當時稱爲文外獨絕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
梧桐羣公咸閣筆不復爲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
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數條可晤五言三昧

祖筆

記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

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諱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卽此詩之意

補鶴林玉露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補東坡志林